

创世六日论与进化论：二者是否兼容？

抽象的

过去二十年来，教会内部关于创世记第一章所记载的六日创造与进化论之间的争议日益加剧。一些基督徒接受了大多数科学家提出的数十亿年创造论，声称基督教与进化论之间并不存在冲突。然而，持此观点的人并未认真研读圣经文本。为了探讨其中的一些问题，第一部分回顾了当今一些最杰出生物学家的论述以及两项重要实验研究的数据。第二部分着重探讨基督徒在试图调和科学理论与圣经关于创造起源的教导时所提出或忽略的问题。如果数十亿年创造论是正确的，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圣经的权威和上帝的属性。第三部分阐述了我们认为这场冲突背后是两种不同智慧的理由。其目的是为有神论进化论者和进步基督徒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

关键词：无神论者、权威、[创造](#)、[进化论](#)、自然主义、物理主义、科学主义、智慧、世界观

介绍

当神创论者反对达尔文进化论时，他们主要关注两点：(1) 普遍认为，受进化论影响的科学思想和解释使[上帝与创世的起源](#)和地球生命的演化无关；(2) 声称进化论与圣经并不冲突。这些反对意见至少与达尔文进

化论的三个核心教义相关：(a) 有机体通过自然过程出现；(b) 数百万年来的渐进式进化；(c) 人类并非如《创世记》中所述，是上帝单独创造的产物，而是与其他哺乳动物一样，由共同祖先演化而来。

对于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有神论进化论者”——来说，这些反对意见是没有必要的；他们认为，圣经和进化论完全兼容。1 一位自称信奉上帝的美国法官在 2005 年也做出了这样的裁决（Kitzmiller 等人，2005）。

接下来，第一部分将回顾一些当今最杰出生物学家的论述，并结合两项重要实验研究的数据，以证明“圣经基督教与进化论支持者之间不存在冲突”的说法是错误的。第二部分将着重探讨基督徒在试图调和进化论与圣经中关于创世起源的记载时，所提出或忽略的问题。如果数十亿年的进化论是正确的，那么事关重大，关乎圣经的权威和上帝的属性。第三部分旨在阐明，这场冲突背后隐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智慧，而这绝非巧合。

第一部分：科学家们怎么说？ 3

芝加哥大学著名生物学教授杰里·科因（Jerry Coyne，2009）指出，自 1859 年达尔文在长达 545 页的《物种起源》中彻底推翻了“人类的有神论世界观”以来，

科学就对这种世界观造成了沉重打击。达尔文在书中写道：“我们人类在所有物种中独一无二，是上帝创造的最高杰作……我们和其他所有物种一样，都是纯粹自然物质过程的产物”（第 34 页）。在上述多佛法庭案件中作证的人之一是神学家约翰·霍特（John Haught）。霍特不仅认为生命可能进化而来，而且还认为“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由上帝精心策划的……”。换句话说，正如科因教授所指出的，“这种进步主义的、以目的为导向的进化论观点，虽然被大多数科学家所否定，却被霍特和其他神学家所接受”（同上）。

与霍特（Haught）认为达尔文主义和定义模糊的基督教完全兼容的观点相反，已故的哈佛大学地质学教授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 1991）否定了“进化表明我们起源的神圣意图”的观点（第 15 页）；他认为人类是“在地球年最后一微秒才出现的可怜的迟到者”（第 18 页）。他还补充道，没有任何“科学革命在颠覆程度上能与达尔文的发现相提并论……进化用一种冷酷的自然主义解释取代了我们之前坚信的仁慈的神直接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古尔德，2001 年，第 xi 页）。

进化论和相信上帝是这个世界的智慧创造者是截然相反两种观点。

生物学教授斯科特·托德（Scott Todd, 1999）认为，“创造论者和进化论支持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生命的起源究竟是随机的还是由一位智慧的创造者驱动的”（第 423 页）。换句话说，进化论与相信上帝是这个世界的智慧创造者截然相反。这是因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为物种起源提供了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一种无需设计者即可解释设计的理论”

（Stewart-Williams, 2004, 第 19 页）。著名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阿亚拉（Francisco Ayala, 2007）认为，“达尔文对科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为自然规律创造现实铺平了道路，因此，“生物体现在可以被解释为自然过程的结果，而无需诉诸一位智慧的设计者”（第 8567 页）。奈杰尔·威廉姆斯教授（2008）直言不讳地指出：达尔文“摧毁了十九世纪证明神存在的最有力证据”（第 R579 页）。科学史学家 IB·科恩教授（1985）总结道，“这场革命的后果是对世界、人类和人类制度的本质进行了系统的重新思考……”（第 285 页）。

由此看来，如果不需要上帝来解释创世，人们似乎就会很快得出结论：上帝不存在。大多数达尔文研究学者都认为，达尔文并没有采取太多措施来阻止反对宗教的论点。事实上，他提倡一种间接的策略来使人们皈依无神论。1880 年，在写给无神论者爱德华·艾维林（1883 年）的一封信中，达尔文指出，“直接反对

基督教和有神论的论点”对公众几乎没有影响。这项任务“最好是通过逐步启迪人们的思想来实现，而这源于科学的进步[即进化论]”（第 4-5 页）。

但是，那些希望调和进化论与圣经的人呢？无神论进化论者对此有何看法？科因教授（2009）写道，他并不否认圣经的存在。

宗教科学家和达尔文主义的教徒。但这并不意味着信仰和科学是相容的，除非在一种肤浅的意义上，即同一个人的思想可以同时接受这两种态度。（这就像说婚姻和婚外情是相容的，因为已婚人士都是通奸者一样。）（第 33 页）

用康奈尔大学教授威廉·普罗文（William Provine, 1988 年）的话来说：

一些科学家，以及许多自由派神学家，认为上帝在宇宙之初就创造了宇宙，并且/或者通过自然法则运作。这种试图鱼与熊掌兼得的荒谬做法，无异于自然神论……如果有人说科学和宗教可以兼容，我就可以指出这个人要么是（1）一个有效的无神论者，要么是（2）相信一些已被证明不科学的东西，要么是（3）断言存在一些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实体或过程（第 10 页）。

天体物理学家史蒂文·温伯格（2008）指出，

科学的世界观令人不寒而栗。我们不仅在自然界中找不到任何人生的意义，找不到任何道德原则的客观基础，也找不到我们认为的道德法则与自然法则之间的对应关系……[例如，我们的情感和爱]是由我们大脑中的化学过程产生的，而这些化学过程是数百万年来自然选择作用于偶然突变的结果……没有上帝的生活并不容易。但正是这种艰难带来了另一种慰藉——那就是，面对我们自身的处境，不绝望，不抱幻想，保持乐观，即使没有上帝，也是一种荣耀（第 1 页）。

上述进化科学家的观点究竟有多普遍？这些观点又代表了什么？

“科学”世界观

这些科学家表达的观点代表了自然主义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 1992）所说的“我们的‘科学’世界观”（第 85 页）。关于这种世界观，他说道：

这种世界观的某些特征尚属初步，另一些则已确立。其中至少有两个特征如此根本且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对于当今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而言，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它们在

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现代世界观。这两个特征分别是物质的原子论和生物学的进化论……目前，证据如此确凿，以至于它们并非可以随意采纳（第 86 页）。

科学研究和对著名进化论者的调查发现，上述科学家与塞尔的世界观不谋而合。例如，杰西·普雷斯顿和尼古拉斯·埃普利（2009）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科学与宗教在历史上屡次发生冲突，其中一个简单的原因在于，二者对许多相同的现象提供了相互竞争的解释”（第 238 页）。有趣的是，研究人员发现，重视其中一方必然会降低另一方的价值，因为“这两种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对立的”，而且“对其中一方的信仰必然会削弱对另一方的信仰”（同上）。

杰瑞·伯格曼（Jerry Bergman, 2010）提到了格雷格·格拉芬（Greg Graffin, 2004）的研究。格拉芬在普罗文（Provine, 前文已提及）的指导下完成了进化生物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重点是顶尖进化生物学家的宗教信仰（第 149-150 页）。他的研究发现，98.7%的受访者拒绝了传统的有神论世界观，成为了功能性无神论者。超过 84%的科学家在填写问卷后拒绝了所有有神论宗教，大多数人认为进化论可以取代有神论。几乎没有科学家尝试将达尔文主义与有神论进行比较，而美国法官曾裁定这两种世界观“绝不冲突”

（Kitzmilller 等人，2005，第 136 页）。换句话说，他研究中的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认识到进化论与有神论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更不用说与圣经基督教了。

但是，科学家们的进化论观点难道没有遭到反对吗？

进化论是反科学的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罗伯特·劳克林（2005 年）指出，进化论实际上是反科学的，因为它包含一些解释，而这些解释……

没有实际意义，也无法检验。我称这种逻辑死胡同为反理论……它们阻碍思考，而不是激发思考……生物学有很多理论[来解释起源]。只是它们没有在公共场合被讨论或审查（第 168-169 页）。

换句话说，达尔文进化论被提出作为解释一切的理论，或者说是“对目前尚无解释的事件的一种解释”。这暗示着存在一种有效的科学解释，这可能会阻碍人们进行科学研究以寻找真正的解释”（Bergman 2010，第 150 页）。Todd（1999）这样说道：“应该在课堂上明确指出，科学，包括进化论，并没有否定上帝的存在，因为它不能被允许考虑上帝的存在”（第 423 页）。为什么不能呢？Todd 说：“即使所有数据都指

向一位智能设计者，这样的假设也被科学排除在外，因为它不符合自然主义”（同上）。1929年，著名进化论者 DMS Watson 写道，进化论“被动物学家接受，不是因为它被观察到发生，也不是因为它有逻辑连贯的证据支持其真实性，而是因为唯一的替代方案——特殊创造——显然是不可思议的”（第 231-233 页）。

但如果缺乏支持进化论的证据呢？科学家们会放弃进化论吗？理查德·道金斯（2006）曾说：“我可能并非总是正确的，但我对真理充满热情，我从不说不相信的话”（第十八页），但他接着又说：“即使没有实际证据支持达尔文的理论……我们仍然有理由选择它而不是所有其他竞争理论”（第 287 页）。道金斯只不过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翻版。达尔文承认，即使没有其他事实或论据支持，他也会坚持人类起源于自然界无意识过程的观点（达尔文，1859年，第 91 页）。“即使”？这反映了一种强烈的反科学态度。达尔文（拥有“神学”学位）自然非常清楚他的进化论意味着什么；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彻底否定圣经关于世界创造和生命起源的教义。1838年11月，在《物种起源》（1859年）出版 21 年前、《人类的由来》（1871年）出版 33 年前，达尔文已在他的“N 笔记”（本笔记并非旨在公开）中写下了他的决定：“我绝不会因为人类与动物之间存在鸿沟就认为人类

的起源不同[即人类是由动物单独创造出来的]”

(Wiker 2002, 第 235 页)。

由此可以合理推断，达尔文通过其间接的无神论方法，将上帝从许多科学家的脑海中驱逐出去。普罗文(1994)也正是这样认为的：

当达尔文推导出自然选择理论来解释他之前认为是上帝之手创造的适应性特征时，他知道自己正在犯下文化谋杀罪。他立刻明白，如果自然选择能够解释适应性特征，并且血统进化论是正确的，那么设计论及其所有相关论点都将不复存在，包括人格化的上帝的存在、自由意志、死后生命、永恒不变的道德法则以及人生的终极意义（第 30 页）。

毫无疑问，琼斯法官在多佛审判中得出进化论“既不
与神圣造物主的存在相冲突，也不否认其存在”的结
论时，要么是严重缺乏了解，要么是极具误导性

(Kitzmiller et al. 2005, p. 136)。因此，我们
有理由对那些坚持琼斯法官结论的基督徒抱有同样的
看法。然而，有些人仍然对此视而不见。神经科学领
域的一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

南希·墨菲教授

对大脑的研究催生了一种观点，即人仅仅是一个物质的、生物性的躯体（有机体）和大脑，不多不少。这种对人的看法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究竟是神经科学的发现本身导致了这种观点，还是对这些发现的解读导致了这种观点？大量现有证据表明，广泛存在的自然主义、科学主义和物理主义左右着人们对神经科学研究结果的解读。

哲学家兼神学家南希·墨菲（2006）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我的核心论点是……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不存在诸如心灵、灵魂或精神之类的额外形而上学要素”（第 ix 页）。她在其他地方也指出，

神经科学如今正在完成达尔文革命，将心灵纳入生物学的研究范畴。简而言之，我的论点是：所有曾经归因于非物质心灵或灵魂的人类能力，如今都让位于神经生物学的洞见……我们必须接受上帝与大脑相关的事实——尽管这听起来可能有些粗浅（墨菲，未注明日期，《*CTI 反思*》，第 88、96 页。参见布朗和吉夫斯，1998 年）。

谈到科学，她说：

无论好坏，我们都继承了一种科学方法论上的无神论观点，这意味着科学……寻求对所有自

然过程的自然主义解释。基督徒和无神论者都必须在今日时代追求科学问题，而不能诉诸造物主……任何将生物特征归因于创造性智能的人，从定义上讲，都已踏入了形而上学或神学的领域（Murphy，引自 Baird 和 Rosenbaum 2007，第 194、195 页）。

如果科学主义（即认为科学是我们最高乃至唯一的知识来源）是正确的，那么圣经就不能诉诸知识。充其量，如果圣经要论述灵魂，也必须等到科学界验证并接受之后才能发表。墨菲承认，她本可以称自己的立场为“非还原论唯物主义”（2006，第 116 页），但她更倾向于使用“非还原论物理主义”（2005，第 116 页），因为“物理主义”一词表明她认同那些认为除了物质的身体/大脑之外，没有必要假定存在形而上学的（非物质的）灵魂或心灵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观点。

“**基督教**”物理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的新名称）据此提出了一种物理主义神学。“他们所指的是一种圣经和神学人类学，这种人类学能够支撑一种物理主义的人类观，同时又不丧失或贬低圣经教义、神学实质或批判性学说”（Brown and Jeeves 1999, p. 6）。然而，对针对基督教物理主义者的批评进行一番审视后发现，他们的目标恰恰与他们最初的设想背道而驰。如果他们关于人与身体/大脑同一性的论点是正确的，

那么就会得出以下结论：（1）通过变化保持同一性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复活和死后生命将是自相矛盾的概念（Delfino 2005）；（2）天使、撒旦和魔鬼的存在将成为一种幻觉（Garcia 2000）；（3）自由意志和永生将与基督教的物质主义不相容（Larmer 2000）；最重要的是，（4）基督的道成肉身不可能是真的（Siemans 2005）。

这些批评揭示了与神学家查尔斯·霍奇（1797-1878）在其 1871 年神学著作中所作结论截然相反的观点。霍奇在为他接受数百万年时间观（同时拒绝达尔文进化论）辩护时写道：“**教会**曾多次被迫改变其对**圣经**的诠释以适应科学发现。但这并没有违背圣经，也没有以任何方式损害其权威”（1997，第 1 卷，第 573 页）。换言之，批评者们表明，接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督徒与其批评者之间的争论绝非仅仅是对圣经诠释方式的差异，其根源远比这深刻得多。

事实有三点：首先，认为圣经创世论（如创世记所教导的）与进化论者（无论是基督教的还是世俗的）的观点之间不存在冲突的普遍说法，与证据相悖。其次，正如我们不可能相信一个事实陈述（命题）可以同时既真又假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在逻辑上同时相信两种相互矛盾的关于创造和生命起源的解释。要么是上帝创造了生命，圣经是正确的；要么是无意识的自然过

程创造了生命，进化论是正确的。二者不可兼得！最后，这种冲突本质上是一场权威之争，它涉及上帝的属性，并且正如我们将在第三部分看到的，它还涉及两种本质上对立的智慧。

第二部分：圣经、神的品格和六日创世记

两个常见的问题是：（1）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时接受进化论和基督教？（2）上帝是否有可能使用进化论作为祂创造万物的方法？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问自己：如果进化论意味着生命起源于某个远古水池中自然界无意识的化学过程（非生命起源论），那么进化论是正确的吗？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的，那么圣经就不是上帝权威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本身就是谎言。因此，让我们结合一系列问题来思考创世记第一章中“日”的含义。

应该如何理解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

创世记第一章中，关于创造时间尺度最显著的标志之一是希伯来语“*yom*”，它被翻译为“日”（[创世记 1:5](#)，[8](#)，[13](#)，[14](#)，[16](#)，[18](#)，[19](#)，[23](#)，[31](#)）。为了使拥有数百万年历史的进化论世界观与圣经相协调，必须对“*yom*”进行非字面意义上的解释。

根据《创世记》第一章，上帝用六天创造了地球。释经法（释经意为“引出”）本质上是一种演绎法，它以文本及其上下文（包括直接上下文和更广泛的圣经上下文）为出发点，来赋予任何给定的词语或表达以意义。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其他文学作品的语义学研究。因此，有必要简要考察一下《创世记》第一章文本及其上下文的一些固有局限性。

1. 在《创世记》第一章中，“*yom*”一词与数字连用（例如，“第一天”、“第二天”等）。在《创世记》第一章之外，“*yom*”一词与数字连用共 410 次。毫无例外，在所有情况下，“*yom*”都指代字面意义上的 24 小时“一天”。
2. “有晚上，有早晨”（例如，[创世记 1:5](#)，8）这一表达（字面翻译）在创世记 1 章之外出现了 61 次。毫无例外，在所有情况下，它都指向一个字面意义上的 24 小时的一天。
3. [在创世记 1:5](#) 的前半部分，*yom*（日）与 *layla*（字面意思是 *laylah*，夜晚）一起使用。在创世记 1 章之外，*yom* 与 *layla* 一起使用了 53 次。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它都指代一个字面意义上的 24 小时“一天”的一部分（关于第 1-3 点，参见 Stambaugh 1996 年，第 12、15、72-74 页，以及 Batten 等人 2003 年，第 26 页）。

4. 创世记 2:2-3 和出埃及记 20:9-11 指的是字面意义上的“日”。遵守一周中的第七日，即安息日（出埃及记 20:9-11），其根源在于创造的六天是字面意义上的六天（创世记 2:2-3）。

考虑到这些固有的限制，在创世记 1 章的直接语境中对“*yom*”（日）进行非字面解释，将是一个典型的归纳推理案例。在这种推理中，解释者强行将文本套用到自己预设的观念中，而忽略了上下文。我们称之为“*eis egesis*”（引导），而非“*ex egesis*”（解释）。如果创世记 1 章中的“*yom*”应被视为非字面意义，那么人们会期望在文本中找到某种线索来佐证这种观点，但这样的线索完全缺失。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创世记 1 章的文本本身没有任何内容表明这里的“*yom*”指的不是六个字面意义上的 24 小时。

然而，有些人试图曲解《创世记》第一章中“日”的含义——将其解释为数百万年，甚至数十亿年——以此来解释漫长的进化地质年代。他们的立场被称为“渐进创造论”，也称为“日龄论”或“古老地球论”。其基本观点是，在生命按照进化论者设想的漫长岁月中发展的同时，上帝在各个阶段介入，创造了自然进化过程无法在没有祂干预的情况下完成的新事物。这种漫长岁月的进化地质学观点至少有三个缺陷。首先，它预设化石指向数百万年来的死亡和生存斗争。其次，

它错误地暗示死亡和斗争在亚当被创造之前就已经存在。第三，这种观点与圣经的明确教导相悖。

你相信耶稣是由童贞女所生，并且肉身复活吗？

这个问题关乎一个人信仰的一致性。为了理解这一点，请思考以下问题：如果你相信耶稣由童贞女所生，并且他真的从死里复活，那么你的信仰依据是什么？当然不是科学发现；没有科学家亲眼见过童贞女所生，也没有科学家亲眼见过耶稣复活。我们只有圣经中的历史记录。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的信仰依据是圣经。在这方面，耶稣说过一些很有意思的话。

1. 祂回应祂所教导的真理时说：“如果[人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話，即使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会相信。”（路加福音 16:31）
2. 针对不相信肉体复活的撒都该人，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上帝的大能。”（马太福音 22:29）
3. 尼哥底母质疑耶稣的权柄和神迹，耶稣回答说：“我对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讲天上的事，你们怎能信呢？”（约翰福音 3:12）

这一点应该很清楚了。如果我们相信圣经中关于耶稣所说的话的字面意义，那么为什么不相信世界确实是在六天内创造出来的呢？拒绝耶稣的话的唯一理由，

要么是因为科学家说处女不可能生育，人不可能死而复生，要么是因为耶稣的话与进化论相悖。但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

否认摩西的律法，却仍然相信耶稣所宣扬的教义，这在逻辑上是否自洽？

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中，耶稣告诉他的听众，如今也告诉他的读者：“你们若信摩西，也必信我；你们若不信他的律法书，怎能信我的话呢？”（46-47 节）。换句话说，耶稣并没有否定摩西的律法书。以下是耶稣关于创世记的一些论述。

1.

关于人类的创造：“你们没有读过经上的话吗？那起初创造他们的，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马太福音 19:3-8](#)）

2.

有趣的是，耶稣在这段经文中做了三件事。他显现自己，证实了地球年轻的说法；他表明他认为创世记 1 章和 2 章同样具有字面意义，因此，他把创世记 1 章和 2 章的记载视为真实的历史。

3.

4.

论亚伯和世界的创立：“因此，神的智慧也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他们要杀害其中的一些人，迫害其中的一些人，以致从创世以来所有先知所流的血……从亚伯的血直到撒迦利亚的血……’”（[路加福音 11:49-51](#)）。

5.

耶稣在这段经文中不仅指创世的开始，也指……

6.

7.

诺亚与全球洪水：“正如诺亚的日子所发生的事……”（[马太福音 24:37-39](#)；参[创世记 6:5-8](#)，[7](#)）。4

8.

因此，如果相信某种需要数十亿年才能完成的创造论，就会质疑耶稣的权威。然而，耶稣不仅接受旧约圣经为上帝权威的话语（[马太福音 22:29](#)；[马可福音 12:24](#)），祂也承认上帝是创造者（[马可福音 13:19](#)），并且祂见证了挪亚洪水。事实上，新约圣经也教导了耶稣参与创造的过程（[约翰福音 1:3](#)；[歌罗西书 1:16](#)；[希伯来书 1:2-3](#)，[10-12](#)；[启示录 4:11](#)）。因此，对创世记第一章中创造记载的非字面解释，就必然会否定耶稣对旧约圣经的权威。

诚然，一个人是否相信创世记的六个字面意义上的创造日，或许不会直接影响他的得救。我们得救是因信耶稣基督为救主和主，而非因相信创世记的六个字面意义上的创造日。然而，撇开拒绝接受创世记的字面意义可能成为拒绝耶稣权威或彻底拒绝圣经权威这一事实不谈，一个人对创世记字面记载的信念，确实会影响他的门徒身份，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探讨。

自称是耶稣的门徒却拒绝他的教导，这在逻辑上是否自洽？

如今许多基督徒声称耶稣是他们的救主，却拒绝接受他的一些教导。这当然与成为耶稣门徒的身份完全矛盾：“耶稣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 8:31](#)）那么，圣经与耶稣的教导有何不同呢？如果我们接受圣经是上帝独有的权威和默示之言（[提摩太后书 3:16](#)），那么圣经与耶稣的教导并无不同。请思考以下几点：

1. 圣经宣称自己是上帝的话语超过 3000 次。
2. 耶稣经常引用经文来解决争端（例如，[马太福音 22:23-32](#)），他还说经文“是不能废的”（[约翰福音 10:35](#)）。

3. 耶稣经常问：“你们没有读过吗？”（[马太福音 19:4](#)），然后他按字面意思理解引用的经文。
4. 耶稣经常说：“经上记着说”（[马太福音 4:1-10](#)；[路加福音 19:46](#)）或“正如经上所记的”（[路加福音 3:4](#)）或“今天这经应验了”（[路加福音 4:21](#)）。
5. 耶稣经常提到“所有的先知”（[路加福音 18:31](#)）或整本书，例如“诗篇”（[路加福音 20:42](#)）。

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对耶稣而言，圣经所说的就是造物主所说（[马太福音 19:5](#)）。因此，我们应当时刻谨记，上帝的知识是无限的；祂不会因地质学或天文学知识的匮乏而受阻！如果祂不希望我们接受创世记的字面历史，那么祂就是故意通过耶稣和祂所有的门徒误导了我们。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一旦我们拒绝接受创世记的字面意义而接受进化论的观点，我们就滑向了不信的深渊（参见 Ham 和 Byers 2000 年的著作，其中讨论了查尔斯·坦普尔顿的悲惨遭遇及其后果）。至少我们可以说，拒绝接受创世记经文的字面意义，就等于质疑上帝与祂的子民清晰沟通的能力。

圣经难道不是会犯错的人写成的吗？

没有理由认为圣经是会犯错的人所写。

就我们目前所见，没有理由认为圣经是易犯错的人所写。这个问题代表了那些试图让我们怀疑圣经真理及其权威性的人的论调。他们的论点大致如下：圣经易犯错，因为它是人们对上帝的话语和他们所理解的历史事件进行事后思考的产物。这意味着，如果创世记 1 章中的“日”（*yom*）指的是字面意义上的 24 小时，但科学方法和研究表明世界不可能在六个字面意义上的日子里被创造出来，那么从逻辑上讲，上帝的话语易犯错，而科学及其方法则绝对正确。然而，大多数科学家（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会否认科学家及其方法绝对正确的观点。因此，任何认为将信仰寄托于《圣经》这类易出错的人类作品是不明智的，而将信仰寄托于科学家易出错的方法或解释是明智的论点，都必须被驳斥，因为它自相矛盾，前后矛盾。

如果我们考虑保罗的著作，拒绝字面意义上的《创世记》，而接受大多数科学家的观点，会发生什么呢？首先，人类并非源自单一男性——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使徒行传 17:26](#)；[哥林多前书 15:45](#)）。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意识到保罗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严重不足。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保罗关于人类起源的说法。但如果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那么我们就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请思考保罗在[使徒行传 9:1-20](#) 中的皈依经历。

- a. 保罗“向主的门徒发出威胁和谋杀的言语”(第 1 节)。
- b. 保罗“仆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第 4 节)。
- c. 保罗问：“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耶稣。”(第 5 节)
- d. 保罗“立刻[开始]宣扬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第 20 节)。

我们认为，若非保罗理解(b)和(c)中的事件，他心意的转变就完全无法理解，也根本不可能。尤其重要的是，若非保罗相信(c)中的回应，他在(d)中的自信行动就毫无意义。如果这是一个合理的结论，那么保罗给我们带来的困境就是：如果我们否定他的信仰，我们能否理直气壮地支持他的信息(d)？直白地说，如果我们不相信保罗或其他任何圣经作者的写作是基于上帝向他们启示的内容，那么我们就质疑他们所相信的一切，甚至包括一些人为之献身的一切。这意味着我们不能随意选择圣经的内容，决定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然而，一些基督徒认为，科学与圣经之间的冲突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逐案判断，这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

难道我们要允许科学家来决定我们如何解读圣经吗？

如今许多基督教领袖和学者认为，我们可以将数百万年的进化史纳入对《创世记》的理解之中。其中一位

备受尊敬的学者是拜欧拉大学的哲学教授 JP Moreland。因此，我们深感遗憾地宣布，我们并不认同 Moreland 教授的观点。原因有二：首先，我们自身对圣经真理的坚守；其次，我们遇到一些基督徒，他们曲解并传播 Moreland 教授对圣经的解读，其方式只会损害许多基督徒的信仰。

因此，我们的目标是补充肯·哈姆和特里·莫滕森(2009)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一些观点，该论文是对莫兰德(2002)的文章的回应，该文章经莫兰德本人同意发表在“信仰的理由”(Reasons to Believe)网站上。鉴于莫兰德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福音派如何过度执着于圣经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论文，这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莫兰德的论点是：“更具体地说，在北美福音派群体的实际实践中，存在一种对圣经的过度执着，这种执着是错误的、非理性的，并且对基督的事业有害”(第1页)。在阐明了他所说的“过度执着”的含义之后，他提出了两条纠正这一问题的建议：(1)“……教导人们如何恰当地利用现有的圣经以外的知识”，以及(2)“……为这类知识发展出圣经、神学和哲学上的论证，并提供使用指南”(第8页)。他总结道：“总之，我们福音派信徒正确地承认上帝无误圣言的最终权威。但我们不能再承受福音派过度执着于圣经的奢侈”(同上)。显而易见的是，莫兰德自2002年提出这一观点以来，并未改

变他对圣经和科学的看法。换句话说，他提出了反对“过度执着于圣经”和支持“圣经以外的知识”的论点，以便继续将创世记中的“日”解释为与漫长的岁月内在一致。要理解这种局面，首先要看莫兰德的承诺。

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莫兰德教授（2002 年）在表示“我们不应该让科学来指导我们对旧约的诠释”之后，意识到了一个真正的危险：

论点是，如果你认为《创世记》中的“日”并非六天，而是更长的时间段，那么界限在哪里……同样的推理为何不意味着我们最终不得不重新解释童贞女怀孕和基督复活的教义呢？

危险何在？一旦基督徒认为可以接受以非字面意义的方式重新解释《创世记》中的“日”，那么他们就打开了一扇门，可以对圣经的其他部分也做类似的事情。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开始归纳地支持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在这个例子中，是关于数百万年），并试图让一段经文符合这个观念，那么有什么能阻止他对另一段经文也这样做呢？或者说，基督徒的释经方法中有什么内在的约束力，能够阻止他们为了坚持进化论的世界观而解构整本圣经呢？莫兰德已经指出了这种危险；但他能否解决这个问题还很难说，因为

大多数基督教学者不接受六个字面意义上的日子……他们从圣经之外出发，接受科学界关于数百万年的说法，然后以此“事实”来解释希伯来语单词“*yom*”（在创世记1章中译为“日”），而这种解释在圣经上下文中根本站不住脚。这并非严谨的释经。相反，这是利用人类易错的观念（即所谓的数百万年）来强加对经文的意义。按照同样的原则，既然科学界告诉我们人不会死而复生，处女也不会怀孕（Ham and Mortenson 2009, p. 2），那么复活和童贞女怀孕也应该被重新解释为神话和寓言。

因此，我们必须面对矛盾的问题。如果基督徒希望保持一致，那么在所有圣经明确阐述的事项上，如果科学家们得出否定性的结论，就必须接受大多数科学家的意见。神经科学领域就是一个例子。根据哲学家帕特里夏·丘奇兰德（2005）的说法，

现有证据表明，大脑是思考、感受、选择、记忆和计划的器官……[因此]，存在一个非物质的灵魂或心灵，能够进行思考、感受和感知，并以某种完全神秘的方式与物理大脑相连，这种可能性极低。总的来说，来自……各种神经

科学的证据强烈暗示，只有物理大脑及其身体……（第 5 页）。

如果目前 98% 的物理主义神经科学家都认同这种关于人的观点（参见 Snead 2007，第 15 页），并且如果神经科学界对人性的共识是正确的，基督徒也必须接受，那么所有关于死后生命的圣经经文（例如[约翰福音 3:16](#)；[哥林多前书 15 章](#)；[哥林多后书 5:10](#)；[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都必须重新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人仅仅由物质的身体和大脑构成，那么他们在死后就会腐烂，最终消亡。此外，如果坚持自然主义的人性观，那么下一步自然就是完全忽略精神层面，最终解构上帝、天使、魔鬼等等的存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如果一位基督徒决定反对科学共识，他又会基于什么理由呢？这不可能是圣经，因为“科学”已经给出了答案。那么他必须做的就是调和圣经与科学。

但莫兰德的论证却截然不同：“事实是，当你解读圣经文本时，你必须根据每段文本本身的特点来解读，并且必须尽你所能地去理解它。”这种观点并不一致，充其量也只是武断的，因为一旦某种解读方式被接受，就没有理由不将其应用于圣经的其他文本。例如，从对创世记 1 章中“日”的非字面意义的理解，到对出埃及记 20:9 中“日”的同样理解，这之间只有一步之

遥。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显得前后矛盾。因此，我们在这里确实存在一个合理的担忧。正如哈姆和莫滕森（2009）所言：

从历史角度来看，教会对《创世记》字面意义的否定先于（并且在释经学上为）对基督童贞女诞生和复活的字面意义的否定。总的来说，人们放弃对《创世记》1-11章的信仰，早于放弃对福音书的信仰。与批评者的指责相反，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并没有，也从未将圣经中的每一个字或每一节经文都按字面意思理解。我们一直承认圣经中存在习语、比喻和其他象征性的短语或段落。我们所坚持的是，《创世记》1-11章并非此类段落。它是冷静、真实且无误的历史（第5页）。

莫兰德认为，如果“地球古老论”的解释能够使经文与科学相协调，那么它就是一个“可接受的选择”，因为这种选择可以从释经学的角度得到论证，而无需依赖科学。这种观点并非凭空而来；它源于一个错误的假设，莫兰德曾在其他地方这样阐述过这个假设：“此外，基督徒有特殊的理智和道德义务去遵循奥古斯丁的建议：他说，我们有责任证明我们的圣经并不与我们从可靠来源（而非经文本身）所相信的内容相矛盾”（莫兰德，1994，第11页）。这完全是错误的；

基督徒并没有“特殊的理智和道德义务去遵循奥古斯丁的建议”，尤其当这意味着以自相矛盾的方式重新解释圣经时。事实是，

根本不存在任何有效的“地球古老论”解释。所有这些解释都忽略了《创世记》第一章和《出埃及记》20:8-11中的一些细节，而这些细节有力地表明，这些日子确实是字面意义上的创造日。它们都忽略了堕落之前数百万年死亡的神学难题，并且（有意或无意地）将《创世记》第三章中的咒诅简化为仅仅影响人类的属灵后果。这些“地球古老论”的观点都无视了耶稣和使徒们的见证——他们是年轻地球创造论者……所有这些“地球古老论”的重新解释都不是“在释经学上独立于科学而得到论证的”，而是典型的曲解经文（即把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强加于文本之上）的例子，其中进化论、数百万年的*假设和臆断*（而非“科学”）被用来使文本表达它原本没有表达的意思（Ham and Mortenson 2009, p. 7）。

正如哈姆、莫滕森和我们在讨论之初所指出的，莫兰德的观点带来的令人遗憾的后果是，许多基督徒会不加批判地接受受人尊敬的领袖在公开场合的言论，因此也接受了不符合*圣经*的观点。而这一观点最终源于

奥古斯丁的建议，即科学可以“以一个简单的理由否定六日创世论；因为当今大多数科学家，以及大多数圣经学者（他们不加批判地追随科学界的主流观点），都相信地球已有数十亿年的历史”（哈姆和莫滕森，2009年，第12页）。

不久前，分子生物学家兼医学博士迈克尔·丹顿（1986年）——他并非基督徒——指出，“自然主义世界观的巅峰成就，是世俗的最终胜利……”（第353页）。这一观察引发了一个问题：反上帝和“自然主义世界观”是偶然事件，还是某种更深层次问题的征兆？

第三部分：两种智慧

亨利·莫里斯博士在其著作《与上帝的长期战争》（1989年）中写道：

进化论是古代和现代民族宗教以及各种泛神论的基础。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承认，他在马来西亚丛林的一次神秘冥想中接受了达尔文式进化论的基本教义。无需神学家也能猜到启示者的身份。撒旦及其进化论福音憎恨上帝作为创造者、基督作为救世主以及圣经作为上帝的圣言。现代进化论只不过是撒旦与上帝长期战争的延续（第10页）。

那些认为创造论与进化论之争仅仅是圣经诠释与科学“声音”之争的基督徒需要重新思考。莫里斯博士的言论揭示了这个世界及其统治者的本质，他们与上帝截然相反（参见[约翰福音 12: 31, 14 :30](#)；[哥林多后书 4:4](#)；[约翰一书 5:19](#)）。因此，当基督徒在面对世俗观念时，首要问题不是他们能否使基督教与世界接轨，而是他们的信仰是否与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真理相符。

当基督徒接受进化论及其相关含义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似乎也是[雅各书 3:15-17](#)所传达的信息。在这段经文中，使徒指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智慧：来自“上头”的智慧和来自“下头”的智慧。来自“上头”的智慧的特点是“合乎情理”（第 17 节）。虽然《[新美国标准版圣经](#)》指出“合乎情理”一词也可以指“愿意顺服”，但《[詹姆斯国王钦定版圣经](#)》的译文是“容易被劝服”。其含义似乎是，基督徒的特征在于他们愿意顺服来自上帝的知识和真理（第 13-14 节），这与来自“下头”的智慧所表现出的那种属世的、顽固不化的态度截然相反。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如今的科学家希望我们接受自然主义进化论作为解释一切的“理论”，这是否仅仅是一个巧合？在第一部分中，我们注意到当今地球上一些最杰出的科学家的信念，

我们也看到查尔斯·达尔文和理查德·道金斯都曾表示，即使进化论是错误的，他们也会相信进化论。

那么，当基督徒接受进化论及其相关观点时，会发生什么呢？他们会试图使圣经符合世俗的标准和理念，并损害上帝话语的权威。让我们来看看一位著名的进化论者和无神论者是如何评价以这种方式解读圣经的基督徒的。

托马斯·赫胥黎的提醒

在赫胥黎（1825-1895）的时代，他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牛犬”，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热衷于传播达尔文的思想，甚至超过了达尔文本人。令人遗憾的是，赫胥黎对《圣经》的了解和对基督教的理解，远胜于当今许多神学家。赫胥黎清楚地认识到，将《创世记》中记载的“创世日”解读为数百万年，无异于对《圣经》的妥协。而他正是利用这种对基督教的妥协，来达到他削弱基督教信仰的目的。在他的文章《教会与科学之光》中，他发表了以下言论：

我实在难以理解，为何有人会怀疑基督教神学的存亡与犹太圣经（旧约）的历史可信度息息相关。弥赛亚或基督的概念本身就与犹太历史密不可分；拿撒勒人耶稣与弥赛亚的认同，建立在对希伯来圣经经文的解读之上，而这些经

文若不具备其所赋予的历史意义，便不具备任何证据价值。如果与亚伯拉罕的约没有订立；如果割礼和献祭并非耶和华所设立；如果“十诫”并非上帝亲手刻在石板上；如果亚伯拉罕更像是一位神话英雄，如同忒修斯一般；如果洪水的故事是虚构的；如果堕落的故事是传说；如果创世的故事是先知的梦境；如果所有这些都对看似真实事件的明确而详尽的叙述，其历史价值与罗马王朝时期的故事一样低下——那么，对于阐述得远不如历史清晰的弥赛亚教义，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而新约圣经作者的权威又该如何解释呢？按照这种理论，他们不仅将站不住脚的虚构故事当作坚实的真理，而且还将基督教教义的根基建立在传说中的流沙之上。（赫胥黎，1893年，第207-208页）

赫胥黎的观点是什么？如果基督徒相信新约，那么他们就必须相信创世记中的创造记载是历史事实。他引用了[马太福音 19:4-5](#)，其中耶稣提到了“起初”的字面意义上的创造，以及“一男一女”，然后问道：

如果这里并未声称《创世记》第二章第二十四节具有神圣权威，那么语言的价值何在？我再次问道，如果可以随意曲解堕落的故事，将其视为一种“预表”或“寓言”，那么保罗神学

的根基又将何去何从？……如果亚当被认为与普罗米修斯一样，并非真实存在的人物，而堕落的故事仅仅是一个具有教益的“预表”，与意义深远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相提并论，那么保罗的辩证法（赫胥黎，1893，第 235-236 页）又有何价值？

赫胥黎坚信，科学（他用科学来理解进化论和关于过去漫长历史的观点）已经证明，人们无法理智地接受《创世记》中关于创造的记载作为历史真理。因此，他嘲笑那些试图调和数百万年进化史与圣经的人，因为这要求他们放弃历史性的《创世记》，同时又试图坚持新约的教义。简而言之，赫胥黎提醒我们，那些坚持接受进化论和/或数百万年历史的基督徒，只有彻底放弃圣经，才能自洽地做到这一点。因此，对于信奉圣经的基督徒来说，妥协是不可接受的。

总结与结论

如今许多基督徒接受进化论和/或数百万年的时间跨度，以此证明圣经与科学并不冲突。然而，证据表明，持这种观点的人是误入歧途，并且在解读圣经时前后矛盾。归根结底，正如我们不可能相信一个事实陈述可以同时既真又假一样，逻辑上也不可能相信两种相互矛盾的创世解释可以同时为真。第二部分更多地关注基督徒在试图调和科学理论与圣经中关于生命起源

或世间万物的信息时，所提出或忽略的问题。当基督徒开始指责或暗示其他基督徒“过度执着于”圣经时，即使他们并非有意为之，或是因为迫于“迎合”世俗的压力，他们也在圣经权威性上播下了怀疑的种子。换句话说，当基督徒反对为了调和圣经与人为的、违背圣经的发明而重新诠释圣经时，很容易被误解为“反对科学”。事实并非如此。“经上记着说”对耶稣来说足够可靠，对我们来说也应该足够可靠。第三部分建议基督徒重新思考他们对目前主导圣经和科学数据诠释的自然主义的来源和本质的看法。换句话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用哲学和虚空的欺骗，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的传统和世俗的小学，把你们掳去。”（歌罗西书 2:8）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离开过去那

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赐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愿你知道，你并不孤单。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长。鼓励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聚会、学习和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在信仰上需要帮助，欢迎随时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倾听，也愿意与你一同前行。